



*The Coward And the Beast*

懦夫与野兽 佩格传奇(第一部)

[土耳其]巴里希·穆斯特贾布奥洛 著  
方凡 顾晔 高莹 谢国建 译



浙江大學出版社

# 懦夫与野兽

佩格传奇 第一部

巴里希·穆斯特贾布奥洛(土耳其)著  
方凡 顾晔 高莹 谢国建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格传奇. 第1部, 懦夫与野兽/(土) 穆斯特贾布  
奥洛著; 方凡等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308-10431-9

I. ①佩… II. ①穆… ②方… III. ①长篇小说—土  
耳其—现代 IV. ①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7454 号

Barış Müstecaplıoğlu  
Perg Efsaneleri Korkak Ve Canavar (The Coward and the Beast)  
© 2007 Barış Müstecaplıoğlu/Dualar Kalıcıdır  
本书得到土耳其文化旅游部(TEDA)的资助

图字: 11-2011-132号

## 懦夫与野兽——佩格传奇(第一部)

[土耳其] 巴里希·穆斯特贾布奥洛 著  
方凡 顾晔 高莹 谢国建 译

---

责任编辑 张琛 (zerozc@zju.edu.cn)  
文字编辑 李晨  
封面设计 杭州墨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5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431-9  
定 价 26.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懦夫与野兽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引子	001
第一章 骑士	007
第二章 野兽	016
第三章 懦夫	023
第四章 新的友谊	035
第五章 决斗	046
第六章 谢尔门宝典	059
第七章 克鲁泽兰	072
第八章 佩尔图的港口	085
第九章 追击	096
第十章 “海上来客”	106
第十一章 觉醒	123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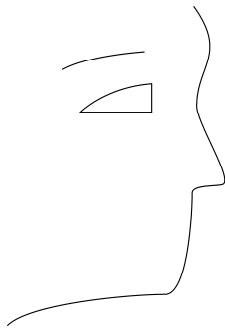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彼岸之地”	132
第十三章	射 手	137
第十四章	客 人	147
第十五章	格尔夫猫	156
第十六章	垂死的村落	168
第十七章	希维尔的寺庙	180
第十八章	自我牺牲	194
第十九章	问题和答案	210
第二十章	保卫特雷福尔	225
第二十一章	谢尔门的寺庙	237
第二十二章	神灵之战	249
第二十三章	告 别	258

## 懦夫与野兽

*The Coward and the Beast*

无至善之人，亦无至恶之人。  
如果结束战争是英雄之举，那么就从与自己和解开始做起。

*Tho-en Kurme, Ancestors—97th statement*





## 引 子



哈尔库冲着忧心忡忡地站在山洞入口处的妻子和儿子生气地喊道：“胆子大点吧！我可不想因为一个愚蠢的传闻就不能按时去参加婚礼！”

妻子阿尔美紧握着年幼儿子的手，问：“万一传闻是真的呢？”

从她脸上的表情看，与其说她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如说她更担心儿子的安全。注意到这一点后，哈尔库随即压低了说话声音。他温和地笑笑，说：“好啦，我们将决定权留给叔叔。假如他不愿从山洞穿过，我们就不走山洞。要是那样，我们就必须绕过这座该死的山。十有八九等到宴会快结束时，我们才能到达婚礼现场——如果那样也算准时参加婚礼的话。”

阿尔美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提议。如果由她做决定，她根本不会去参加婚礼。一想到整晚都要跟那些乏味的人一起度过，她就浑身不自在；走进那个阴森恐怖的山洞更使她不安。但她不想跟挚爱的丈夫发生争执，新郎是丈夫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得善解人意。

阿扎尔戈叔叔气喘吁吁地到了。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年纪了，但他是看着这两个年轻人长大的。他有些尴尬，说：“我亲爱的孩子们，不服老不行啊。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爬这座小山简直是身轻如燕。如今我恐怕连小孩子都追不上了。”他一边说，一边亲昵地冲那个牢牢抓着母亲手的小男孩眨眨眼。

“叔叔，您不用担心，”哈尔库回答，“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我们正犯难，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好。阿尔美坚持不走山洞。她说这个山洞受到了诅咒，还说格里索就是在里面失踪的……难不成仅仅因为这个傻瓜的失踪就让我不能按时赶去参加婚礼吗？”

“失踪的不仅仅是格里索，”阿尔美反驳道。她乌黑的双眼闪烁着火星样的两点亮光。“格里索确实疯疯癫癫。希斯科特的羊羔可比你机敏得多，它们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吗？这些可怜的动物在山洞外面吃草时突然不见了。你怎么解释呢？”

哈尔库耸了耸肩，壮着胆说：“只不过是一个疯子和几只羊而已。或许山洞中有豺狼。尽管叔叔这把年纪了，但他一个人就能轻松解决掉十几只豺狼。我真不明白有我在你身边，你还怕什么！”

阿扎尔戈叔叔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们的争论，夫妻二人静了下来。阿扎尔戈慢悠悠地说：“我认为应该由我们中间最明智的人来做决定。缄默是明智的体现。我建议让这里最沉默的人来决定。”

他微微弯下腰，摸了摸孩子的下巴说：“列奥弗德，你有什么看法？关于这个山洞的一切传闻你都听说过。你害怕进去吗？”

列奥弗德在地上踢土脚停了下来，骄傲地喊道：“我什么都不怕！”他挣脱了母亲的手朝着山洞走去。“快点！爷爷！我们一起进去！我们来保护爸爸妈妈！”

哈尔库高兴地笑了。这才是自己的儿子！阿尔美不得不点头认输。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对孩子说不。阿扎尔戈叔叔个子很高，因而无法跟列奥弗德手拉手地走。他先点燃了自己的火把，

然后摸了摸孩子的金发，说道：“我们先走。”

哈尔库和阿尔美也点燃了火把，跟在阿扎尔戈叔叔和儿子后面进入了山洞。哈尔库对他们行进队伍的顺序感到满意。假如山洞中有豺——可能性不大——它们会从背后偷袭，阿尔美紧握住自己的长剑，像个真正的卡迪女子。看起来若有不测降临到孩子身上，她的剑刃肯定会首先落到犟脾气的丈夫脑袋上，然后才是敌人头上。

走在山洞中，列奥弗德陷入了沉思。他非常喜欢格里索。其他的孩子不是朝格里索扔石子就是取笑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为此，列奥弗德跟这帮孩子不知道打过多少架。格里索的不辞而别令列奥弗德不安。也许妈妈是对的——有可能这个山洞跟格里索的失踪有关联。望着阿扎尔戈微弱火把光下依稀可见的洞壁，列奥弗德感到战栗不安。尽管已经穿过这个山洞好多次了，但他心里仍七上八下。

他感觉到阿扎尔戈的大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头，他应该信任这只大手的主人。关于阿扎尔戈的故事他已经听得多了。跟卡迪最优秀的武士之一在一起还感到害怕的话，那真是太愚蠢了。列奥弗德重复着爸爸的话：“一个疯子和几只羊……”但一想起格里索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列奥弗德为把他看成一个疯子而感到羞愧。

他不是疯子，列奥弗德想，他只不过有点与众不同罢了。他只要一发现有趣的东西便立刻拿给我看。我希望他能赶紧回来。

阿尔美开始觉得自己开始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他们已经走过了山洞的二分之一，一切顺利。即使豺先进了山洞，它们也不会在里面待这么长时间。她刚打算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时，就听到了儿子惨烈的哭声。她惊慌失措，跑上前去，发现阿扎尔戈叔叔正低头看着坐在地上大哭的列奥弗德。

“列奥弗德！”她哭喊着，“你还好吗？天哪！怎么回事？”

紧接着，哈尔库来到了他们跟前。“孩子，你怎么不哭出来？怎么了？”

“没什么，”阿扎尔戈说着，指了指刺进孩子一只脚里的一根大刺，“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动物身上掉下来的。”

“孩子，疼吗？”阿尔美心疼地问。

列奥弗德摇摇头，尽管眼中噙满了泪水。

感觉到妻子对自己投以抱怨的一瞥，哈尔库说：“叔叔，你能把刺拔出来吗？我们可以先将他的脚用布包扎好，到达婚礼现场时再请别人为他检查一下。”他尽量表现得无动于衷，但是他还是被儿子的眼泪触动了。

“够了！”阿扎尔戈叔叔大声喊道。他扶起把头深埋在自己胸膛的小男孩。“不就是一根刺吗……你怎么变成爱哭鼻子的孩子了？”

听到责备，列奥弗德停止了抽泣。他紧咬下嘴唇，努力不哭出来。谢天谢地，阿扎尔戈的第二声训斥不是针对自己的。“难道还用得着你们教我怎么包扎伤口吗？”

哈尔库感觉好像被人扇了几耳光似的。他知道阿扎尔戈身上的伤疤可能比自己经历的岁月还要多。

“你和你妻子先走。我可忍受不了两个牢骚满腹的家伙在我身旁。等我给孩子包扎好后会追上你们的。你们在山洞外面等我们。”

阿扎尔戈的口气强硬，不容反抗。尽管阿尔美忐忑不安，但她还是扯扯丈夫的胳膊离开了。这对夫妇默默走开后，阿扎尔戈把手里的火把插进地里，开始为孩子拔脚上的刺。

“他们两个成年人跟孩子似的，”他抱怨道，“列奥弗德，你可比他们坚强多了。我给你拔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大喊大叫的。”

事实上，阿扎尔戈更担心的是，一旦孩子大叫起来，他亲爱的侄子和侄媳会更加难过。列奥弗德一直紧咬着下嘴唇，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大声哭叫。

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山洞中的寂静，但那不是列奥弗德的声音。远处的哭叫声充满了恐惧、绝望和痛苦，在山洞中回荡了片刻。紧接着传来了阿尔美和哈尔库的呼救声。

阿扎尔戈叔叔急忙站起来。他示意列奥弗德不要动，自己拿起火把，朝着哭喊传来的方向飞奔。列奥弗德被孤零零地留在黑暗之中。他想试着站起来跟在阿扎尔戈后面，但疼痛又让他摔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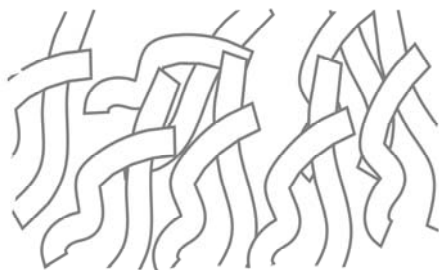
几秒钟后，列奥弗德听到了阿扎尔戈惊恐的尖叫。听起来老人似乎在喊：“啊，我的天啊！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列奥弗德所听到的最后几句话！等到这几句话的回声消失后，山洞变得像墓地一样寂静无声。

小男孩透过黑暗朝深爱的亲人所在的方向望去。每分每秒他都渴望看到他们火把的亮光，渴望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渴望这场噩梦赶紧结束。但是没有人来，最终也没有人过来。列奥弗德泣不成声，忘记了脚上的伤痛。突然，他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靠近了他，并嗅到了一股野兽的气息。一只锋利的爪子抓住了受伤的那只脚。随即他就昏厥了过去。

列奥弗德醒过来时依旧躺在山洞中。他多么希望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噩梦。他的脚不像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他用手指去碰碰自己的脚，他发现里面的刺已经被清除，伤口也被包扎了。头晕目眩的列奥弗德慢慢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朝前走。他一边呼喊着父母的名字，一边扶着山洞的壁缓慢地向前走。不一会儿，他见到了光亮，却始终不见父母和阿扎尔戈叔叔的踪影。走到山洞出口时，阳光像刀子般刺痛了他的双眼。他重重地跌倒在地。

几个在不远处看守羊群的牧羊人看到了他，急忙跑到这个坐在地上伤心地啜泣的可怜男孩面前。

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找到阿尔美、哈尔库和优秀骑士阿扎尔戈的任何踪迹。





## 第一章 骑士



列奥弗德又一次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而不是在漆黑一片的山洞中，他深深地感到欣慰。他坐起来，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腮，喃喃自语道：“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谁又知道八岁时的噩梦有多少次重现在我的眼前和梦中，现在的我依然和当年一样心惊胆战。”

列奥弗德已经很多年没有再靠近那个山洞了，但他却永远无法割断与它的联系。这个地方留给他的挥之不去的痛苦，这一点始终无法改变。

他站起来朝自己的马匹走去。他惊讶地发现一朵在佩格珍贵而罕见的花正盛开在草丛中。他绕过这朵美丽圣洁的花儿，卷起刚才铺在身子底下的那块绣花床单，塞到马鞍下面。“德诺斯，你怎么看？”他一边抚摸着马匹的鬃毛，一边叫着自己爱骑的名字，“你觉得参加这场战斗是个好主意吗？”

尽管列奥弗德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好多天了，但还是不能得出答案。他既觉得没有必要为这次战争拼命，也不关心胜利会花落

谁家。作战双方的领主都自高自大，剥削老百姓，这让列奥弗德心生厌恶。如果说他支持科赞反对阿苏伯，那也仅仅是出于保护朋友缪塔耶克的考虑。

列奥弗德想到了好朋友缪塔耶克。此刻，朋友可能正用他一如既往的饱满热情鼓舞着军队的士气。缪塔耶克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一个真正的男人……”默默地想到这里，列奥弗德微微地笑了。在他心里，缪塔耶克一直都像个大人，十岁时就俨然像个大人了。他总是雄心勃勃，努力用行动将理想化作现实。缪塔耶克是骑士古尔曼的儿子，列奥弗德的家人死后，是古尔曼收养了他。在生活起居和训练上，古尔曼对两个男孩一直都一视同仁，直至临终前，还嘱咐孩子们要互相帮助、相互扶持。古尔曼在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不久便撒手人世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列奥弗德必须站在缪塔耶克这一边。

缪塔耶克非常重视这场战斗。他坚信：一旦阿苏伯获胜，他一定会欺压百姓。然而，列奥弗德倒没觉得科赞与阿苏伯有多少区别，科赞生性残忍、暴虐，很难让人相信他出身高贵。然而与老奸巨猾、自高自大的阿苏伯相比，列奥弗德或者稍微倾向于科赞一些。即便如此，他觉得为科赞战死疆场也不值得。要是受人爱戴的卡迪老首领汉顿还活着就好了。

老首领活着的时候没人敢争权夺位，多少年来，百姓们都过着太平的日子。科赞声称汉顿指定自己为接班人，却无法证明这一点。有不少的权贵们支持科赞，但是绝大多数经验丰富的勇士们投靠了阿苏伯。今天，除了几个同自己类似的骑士外，几乎所有有名的将士都会出现在阿苏伯的麾下。为此，列奥弗德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带着沉重的心情，列奥弗德跳上了马背。拿起系在马鞍上的一小束花，深深地嗅闻着。几天前，他和谢尔图克村子里最漂亮

的姑娘埃尔米拉订了婚。列奥弗德真希望此刻自己闻的不是未婚妻在订婚仪式上赠送的花，而是她那天鹅般颈项的颈项。他知道喜欢埃尔米拉的男子不只是自己一个。在许多人眼中，埃尔米拉是卡迪的珍宝，甚至于在其他国家里也不乏她的追求者。在这场战斗中，列奥弗德可能会碰上不少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并借机追求埃尔米拉的骑士。想到这里，列奥弗德再次抱怨缪塔耶克不该将他卷进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在骑了两个多小时的马后，列奥弗德最终到达了古尔奇山脚下的基斯曼山谷。在那里，他所看到的队伍让他精神稍微振奋了些。他虽然怀疑这些农民士兵的作战能力，但至少，他们已经全副武装。在阳光的照射下，他们的剑梢、矛尖和箭镞都闪着耀眼的光芒。一些士兵甚至还穿上了皮铠甲。缪塔耶克已经集聚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除了一些骑士和令人厌恶的兽人外，阿苏伯的阵营里人数不多。列奥弗德喜出望外，今天终有机会杀死一帮兽人了。他对兽人的厌恶之情由来已久。自从汉顿死后，这群愚蠢、长得像大猩猩似的家伙们就被宠坏了，开始连人类都不放在眼中了。似乎阿苏伯向它们承诺过丰厚的酬劳。

走在军队中，年轻的骑士列奥弗德为自己在众人中引起的注意深感骄傲。他注意到认识他的人流露出信任的眼神，不认识他的人崇敬地望着他那张帅气的脸。突然，人群闪开了一条道，骑着一匹骏马的缪塔耶克来到了面前。

“我亲爱的朋友！”年轻的将领大喊道，“你一直未到，我们刚准备开始战斗。我很担心你……我知道你是个守信的人，但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列奥弗德深情地紧握朋友的手，微笑着说：“不好意思！只有老天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到这里。说服埃尔米拉比打仗更难。”

缪塔耶克把手抽回来，垂下视线。把刚订婚不久的朋友卷入

这场战斗，他深感抱歉，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卡迪的未来着想。他既不像兽人那样为了占领老百姓土地，也不像某些骑士那样为了获取特权。他支持科赞仅仅因为他相信这位首领嫉恶如仇，主持正义。他抬起头，仔细打量着列奥弗德。造物主一定是花了大力气在这位年轻人脸上体现出它的伟大。尽管身经数战，列奥弗德帅气的脸上没有一丝伤痕，这也无疑显示出他是具有高超的作战本领的武士。

“看那边！”缪塔耶克大喊，“那帮胆小鬼们正向我们逼近！”

列奥弗德朝着缪塔耶克指向的山谷望去。第一队兽人在战场上就位了。其他的兽人紧随其后。列奥弗德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兽人同时出现。这些家伙们配备的都是他们的传统兵器：斧头和可以喷射毒箭的管子。他们的铠甲蔚为壮观，这肯定耗费了阿苏伯大量钱财。然而，跟科赞的部队一比，他们还是略显单薄。每个兽人至少要对抗两个农民士兵。

兽人们各就各位以后，骑士们也陆陆续续到达了战场。从远处不容易辨别他们的面容，但列奥弗德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自己都认识。以前他们曾经并肩作战过，可今天列奥弗德并没有因为要与之挥刀相向而伤心。骑士们各就各位，与兽人们保持着一段距离。显然，他们不想跟兽人们混在一起。

“布鲁辛也在他们中间，”缪塔耶克说，“我看到他那带红色羽毛的头盔了。”

列奥弗德点头表示同意。“我喜欢布鲁辛。他们当中数他最勇敢。但是如果今天他与我狭路相逢，我会毫不犹豫地砍下他的头。”

列奥弗德是在为佩格扫除耶代克土匪的战斗中与布鲁辛相识的。两个人都不止一次地救过对方的命。布鲁辛是一个骄傲、勇敢的年轻勇士。尽管列奥弗德对缪塔耶克说了上述一番话，但看到敌人阵营中的布鲁辛，列奥弗德还是很伤心。

列奥弗德和缪塔耶克慢悠悠地骑马到了敌人的前方。缪塔耶克从远方村子招募来的一些富有经验的勇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晴朗的天空下，缪塔耶克扬起剑，大喊一声，战斗开始了。

列奥弗德径直冲着骑士们杀了过去。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未经休息的德诺斯还能疾驰飞奔，这让它的主人大受鼓舞。缪塔耶克与他并排驰骋。其他的骑士和一小队骑马的农民位于队尾。骑士们的数量并不多，但很明显战斗会相当激烈。箭枝嗖嗖划破空气的声音在列奥弗德耳边响起。幸运的是，他们身旁无人被箭射中。正如列奥弗德所预料的，兽人们将步兵们作为攻击对象。农民士兵的射箭本领同兽人们一样高超，因此兽人需要先歼灭他们。

不一会儿，列奥弗德便遇上了他的第一个对手——一个骑着灰白大马、身材魁梧的黑人。他身披银线缝制的衣服和斗篷，看起来精神抖擞。黑人用尽全身力气挥着斧头朝列奥弗德砍去。列奥弗德挡开这一击，将长剑的一半刺进了对手的胸膛。列奥弗德一边将剑柄快速拔出，一边拭去溅在脸上的鲜血。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兵器相撞的声音——这种声音列奥弗德再熟悉不过了。

列奥弗德又迅速击败了两个敌人。他环顾四周，现在看来，他们占优势。缪塔耶克招募的勇士们表现出色，农民作战的英勇程度让人惊讶。突然，布鲁辛的红头盔进入了列奥弗德的视线，仅仅几秒钟的工夫，布鲁辛已砍下两名骑马的农民。列奥弗德猛地调头冲向布鲁辛。还未等列奥弗德冲到他面前，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布鲁辛手中。当注意到这位年轻的骑士冲到自己面前时，血一下涌上了布鲁辛的脸，充血的脸庞看起来和他红色的胡须一样红。布鲁辛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大叫，扬起剑刺向列奥弗德，长剑碰到对方的盾牌发出了砰砰的声响。几乎与此同时，列奥弗德挥起手中的剑砍向对手的大腿。红胡须的家伙立刻感到冰冷的剑刺进了自己的身体，疼痛使布鲁辛愣了片刻。列奥弗德趁机又给